



THE ILLUSIONIST



天桥上
的
魔术师



吴明益

WORK



吴明益

WORK/

天桥上

THE ILLUSIONIST 的
ON THE SKYWALK & OTHER STORIES

魔术师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夏日出版经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授权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在全球（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独家出版、发行。

Copyright © 2011 by Wu Ming-Yi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桥上的魔术师 / 吴明益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133-1065-9

I. ①天… II. ①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627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2-5150

天桥上的魔术师

吴明益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侯晓琼
特邀编辑 刘志凌 毛文婧 王依
责任印制 史广宜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065-9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我真正想当的是魔术师，但我变魔术的时候会
很紧张，只好避难于文学的孤独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

目 录

CONTENT/

序一 西城旧事任低回 张大春

1

序二 光阴的魔法 柯裕棻

3

天桥上的魔术师

7

九十九楼

25

石狮子会记得哪些事？

47

一头大象在日光朦胧的街道

71

CONTENTS

强尼·河流们

93

金鱼

113

鸟

137

唐先生的西装店

153

流光似水

171

雨豆树下的魔术师

191

序一

西城旧事任低回

——向所有的读者推荐《天桥上的魔术师》

张大春

《天桥上的魔术师》是一部十分迷人的作品，多年来，我已经很少被这样诚恳与才华兼具的小说触动、震撼了。

在台北现实地图上已经消失二十年的中华商场似乎是“天桥”的隐括环境，对中华路、铁道边那八栋一体的综合商业小区尚有印象的读者，大约会不期而然地将自己和西门町的际会融入情节的角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便进入了和九个成长故事的主人翁一道离家或回家的旅程。

这个在三十多年（一九六一至一九九二）的岁月淘洗之中，一

直是台北地标的“中华商场”，有了令人倍感亲切的意义：它也正是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台北人青春期的一个象征。吴明益的细致笔墨，非但重新唤回了三十年间不只一代人的启蒙记忆，也让都会边缘的小市民在历经时潮引领和社会变迁的同时，留下了他们真切的聚散哀欢，有时令人莞尔，有时令人感伤，有时令人惆怅迷离。

如果用一个较大尺幅的时空背景为譬喻，我愿意这样说：虽然有如老台北西城墙一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已经彻底消失，可是吴明益又为我们打造了一回。《天桥上的魔术师》的读者会明白：这样一座地标将留给我们的小说世界更长久的感动与回味。

谢谢吴明益，他不只让我读到了结构精严的故事，也让我重温一回创作的执著与希望。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因小说而落泪的读者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与幸福。

序二

光阴的魔法

柯裕棻

这本真诚的书将湮灭的那一切都召唤回来了。吴明益笔下这些凄清、神秘又温暖的台北故事，带读者回到那个同舟风雨的年代，台北是一艘灯火通明的孤船，灿烂中透着伶仃。

从前只要在台北住过、混过、玩过，甚至只是经过的人，没有不知道中华商场的。它在最热闹的核心地段，有最新的流行音乐，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可是也有霉烂的旧书店和修鞋的小铺子。还有些小店凄凉得可怜，我只记得经过它们时的冷哆嗦，可是却一点也不记得它们卖些什么了。

铁道还在的时候，任何一列西线北上的火车进入台北都心之前，都会先经过萧条的清代旧城艋舺，经过喧闹的日治旧区西门町南侧，经过叮叮作响的平交道，再经过中华商场的后面——这几乎是穿越近代历史的光阴序列。当旅人从疾驰火车的窗口望出去，看见中华商场密密麻麻的后门后窗后栏杆，看见理发店洗晒的毛巾和各家小孩的衫裤飘扬，热闹又清贫，走不完的生意和家常，看不尽的灯火和人生，火车会明显地慢下来，哐当哐当，它准备转弯，过了这个弯，旅客会纷纷起身拿行李，伸懒腰整衣衫，长长地舒一口气，噢——台北到了。也因此，中华商场总是外地人最早看见的台北日子。

有几年我常在商场对面的中华路南站等公车，从人群中遥望西门町的电影看板发梦。有时我也走过那天桥，到商场上吃馄饨面，去唱片行看唱片，到海报行看海报。我也会慢慢地逛商场的走廊，从南端走到北端，一间铺子一间铺子看过去。那走廊好长好长，长得恍惚像好几个朝代。一旁栉比的小商店难说是繁华还是破落，生意也难说是兴隆还是冷清。他们守着一方分寸，做四方生意。也许那时我曾与已经搬离商场的吴明益错肩，他当时也许正寻访旧时邻居；又也许我们曾在中华路南站挤过同一班公车去上课，他极可能也睁着森林水鹿般的眼睛看那天桥，忧伤地怀想他的童年。

吴明益描绘的台北人有暮光熹微的温度和色彩，景象朦胧温柔。中华商场宛如台北城的缩影，是的，都城的人也一样过小日子。这些角色在最热闹的场所过市井生活，他们几乎参与了每一个路人的记忆，紧贴密合，你几乎还听见那孩子的跑步声和咳嗽，闻见鞋店皮革的气息和点心世界的面香。他的故事让你觉得仿佛早就识得此地此人，他是你熟悉的某个模糊的身影，他将故事的角色安嵌到读者的记忆里去，让人几乎以为他必定曾经出现在你生活的某一角；或者他真的与你等过同一段红绿灯，他也许看见了你行色匆匆，所以你的彷徨也被写进故事里了。吴明益正像是天桥上的那个魔术师，他可以任意唤回时间，错置空间，截取你记忆情感的碎片使之复苏，他赋予物件生命，他使你同时感到迷惘和明澈。他也像是那个做标本模型的人，手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各有微渺的起伏和浓缩的爱恋苦楚。

所以啊这书是真的有魔法，当整个世代都已经习惯暴乱和刻薄的话语，当我们习于以憎恨取代信念，当我们惯常对时代投以鄙弃的眼神并以此为傲，我深深庆幸中华商场曾经住过这么个小男孩，他有如此天赋能够让那时光再现，并且重新赋予质量和温度，让我们得以从他善良宽容的眼睛，回顾那时代，那生活，这座城，然后学着饶恕他人和我们自己。

天桥上的魔术师

我妈常说“生意团歹生”，这是她对我的隐藏式评价，小小的遗憾。但这样的遗憾并不存在我十岁以前，因为十岁以前，据说我是很会做生意的。

我家开的是鞋店，只是一个小毛头对客人说“你穿这双鞋好看”、“这是真皮的”、“算你便宜一点”、“唉呀已经是最低价了啦”，怎么样都不太真实，太没有说服力了。有一年，我妈终于想到一个点子，她说，你可以去天桥卖鞋带跟鞋垫，人家看你小孩子，一定会买的。小孩子天真的脸本身就是人生为了要让我们勇于活下去所设下的骗局，这事我到很久以后才了解。

商场一共有八幢，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我家住在“爱”跟“信”之间。爱跟信之间有一座天桥，跟仁之间

也有一座天桥。我比较喜欢爱跟信之间的天桥，因为那个天桥比较长。桥的另一端连结到西门町，上头卖什么东西的小贩都有，有卖冰淇淋的，有卖小孩衣服的，有卖烧饼的，有卖华歌尔内衣的，有卖金鱼、乌龟和鳖的，甚至我还看过卖海和尚的（一种蓝色的螃蟹）。警察有时候来赶摊贩，但天桥的通道实在太多了，摊贩通常把布包一卷就顺便去上个厕所再回来。何况警察常常慢慢走，以为每个摊贩都患痛风跑不动似的。

那天早上姊带我到天桥上，留下饭团给我就走了。我把鞋带一双一双绑在天桥的铁栏杆上，风一来鞋带就飘来飘去。我坐在姊带来的小板凳上，开始把一双一双鞋垫左右脚排好。我把“响皮”放在最前头，因为它最贵，一双要三十块钱。我妈说响皮就是猪皮鞋垫，有一种香香的臭味，几张响皮叠在一起，转一转会发出“甩甩甩”的声音，所以叫做响皮。我的天啊，猪死了皮都还会发出声音。

咳，我太喜欢在天桥上卖鞋垫了。

我的摊位对面是一个头发油油，穿翻领夹克、灰长裤，套着中间没有拉链、也没绑上鞋带的伞兵鞋的男人摆的摊子。伞兵鞋是有很多鞋带孔的长筒靴，那样的长筒靴要绑鞋带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事

了。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绑在鞋带位置的拉链，听说造福了全台湾的官兵，日后早上起床的时候阿兵哥的动作快多了。我家那时每天都至少有十个阿兵哥来买伞兵鞋的拉链，我想说不定明天也可以叫我妈给我一些伞兵鞋拉链卖，销路一定不错。

男人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弧形，打开黑色的布，把他卖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卖什么样的东西，有扑克牌啦、铁环啦、奇怪的簿子啦……我姊说他是卖魔术道具的人，我的天哪，卖魔术道具的人！我的摊位在一个卖魔术道具的人的对面！

“不是，我是魔术师。”男人自己这样宣称。有一天我问他东西是哪里批来卖的时候，他说：“这些魔术都是真的。”他用那双分得很开，好像可以看不同地方似的、蜥蜴一样的眼睛看着我，让我打了一个哆嗦。

魔术师没有像电视上的魔术师一样穿着燕尾服，也没有高帽子，每天就只是穿着翻领毛夹克，灰色长裤，和脏兮兮的伞兵鞋，我想下次可以跟他推销立可擦鞋油，一擦就亮晶晶。他的脸好像有点方方的又有点长长的，不高也不矮，好像是忘了笑是什么东西的人。魔术师一走进人群就分不出来哪个是魔术师了，是那样的一个平凡长相的魔术师。当然，除了那双眼睛，和那双没有拉链的伞兵鞋。

魔术师大概一小时会表演一次魔术。真是太幸运了啊，我坐在魔术师对面卖鞋垫。他最常变的是骰子、扑克牌、九连环这类戏法，现在想想实在太平常了，平常到没有资格称为魔术师。但当时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得了的奇迹，就好像后来我第一次看到费雯·丽的感觉吧，我因此渴望拥有那些魔术道具，就好像我一直想养一只麻雀。

有一次魔术师用六颗骰子变魔术，在许多观众包围下，他神情轻松地将骰子一颗一颗装进去一个小小盒子里头，关上小绿盒子后，一甩，魔术师露出像是只为表演魔术才露出的微笑，盒子一开就变成六六六六六六。

那数字似乎可以任由魔术师控制，比方说他会问看热闹的观众生日，然后若无其事地在讲话中甩出观众的生日号码。他有的时候甩一下，有时甩非常多下，多到我快要头昏了才停下来，打开盒子，那数字总是准确无误。

魔术师在变魔术的时候眼睛发亮，他仍然是穿着翻领毛夹克、灰色长裤和肮脏伞兵鞋的魔术师，但那一刻他整个人会发亮，好像他能吸进空气，然后把光和重力全部凝聚在他站的那个小小粉笔圈里头。他一面表演一面卖魔术道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诱惑挪用